

焦氏四書講錄

焦氏四書講錄下孟卷之十一

翰林脩撰 漪園 焦 竑 著

同年檢討 兼宇 林堯俞 校

婁之明一節

孟不敬為君臣者以仁心行先王之政故發此章之論蓋君臣之為政皆是為民而仁民之政唯有先王最善雖古今異時彼此異勢亦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宜於彼而不宜於此者然先王之政規矩也六律也方圓之巧雖萬有不同然未有舍規矩而能成者五音之辭雖代有不同然未有舍六律而能正者仁政之行雖窮門變變則通不可以執一論然未有舍先王而能善者也故孟子惓惓要人行先王之政章首

至可謂智乎總君臣而責之唯仁者至喪無日又是責君天
之方厥至謂之賊又是責臣一終之以喪字一終之以賊字
喪可畏也賊可耻也君不知畏臣不知耻則民亦何不幸也
而不得以遊先王之天哉

離婁師曠二段只以起堯舜一段意方圓是規矩作出來的
器五音是六律節出來的聲無規矩則方圓之器憑何而作
無六律則五音之聲憑何而正不是以六律之簡正五音之
器也○問正五音固在六律然六律亦須先求元聲否陽明
子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
法曰君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明月如何可
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曰古人為治先養得人

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你在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澤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了曰古人制候氣法地又何取曰古人具和平之體以作樂成的和氣原與天地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乃是戒律以後事不是待此而成律者今要候候管先湏定至日然至日子時然又不准又何處取得惟來此亦不可不知也○道字卽下文之心思仁政卽下不忍人之政平治天下卽下之仁覆天下矣

今有仁心仁聞一節

今字兼指今之君臣先王之道與上道字小異此以仁政說仁聞字此後不必再用只用仁心便是觀後善與竭心思之

說是已置却仁聞了晦庵子云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又云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恐太泥矣故曰徒善一節

徒善句能承上條而斷之徒善正是有仁心而不行先王之道者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便是不足以為只帶徒善句詩云不愆不忘一節

問論治者只要遵先王之法縱繞用忘一法是可行的亦以為過否曰先王都是始受命之君法則自是不同我

高皇帝有曰自古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此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

虞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又曰俗儒多是古非今
姦吏常舞文弄法朕今與群臣已定國法復編祖訓一書立
家法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
制一字不可更改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早
佑於無窮矣

聖聖遵此不愆不忘宗社靈長之福將與天地為終始也聖聖
聖人既竭目力為一節

此條舊說聖人立法之善不是蓋是說聖人立法之意聖人
因仁心不足以覆天下故以不忍人之政寄其心思而使天
下被其仁也聖人立法之意如此况後之為政者而可廢法
乎竭目力竭耳力是初制施之聖人雖妻不喻子師曠所用

的規矩六律皆出自聖人者以為方圓平直連繼之以規矩準繩讀正五音連繼之以六律讀不可勝用是當時與後世之用者不可勝也竭心思句稍輕只重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仁復天下則當時與後世之天下皆其不忍人之政所復矣○不忍人之政不過是養與教養者大率制田里薄稅歛教者大率興學校明禮義

故曰為高一節

先王有智臨天下之宜而後成仁復天下之治此其道固不特為法於當時實亦可因於後世者苟不因之則是為高而不因丘陵為下而不因川澤也可謂之智乎○問先王之道未暇悉舉即以周官論之王莽王介甫因之而敗何也曰是

非周官之不可行也。成周之時，上自朝廷，下至閭里，外至鄰國，比承流宣化者，雖五人之長，亦皆賢士，所以法度雖嚴而甚寬，雖詳而甚簡。天下之大而運之如在掌上也。王莽介甫及其所引用者，皆是何人而可行周官之政乎？以此謂先王之道不可因，是因刑而欲廢履者矣。真不智哉。

是以唯仁一節

仁者因先王之道而為政，有澤以被民，當時皆以為宜有法以傳後世，亦以為宜故曰宜在高位。

上無道憊也一節

上指君，下要指臣。民君者，紀法之宗，不仁而在高位，是君無道，憊也。故臣民皆無法守下，句是因上句而然。朝與君子工

與小人四句亦各重在上句禮義以治君子故上焉者不說法而說道義刑罰以治小人故下焉者不說道而說法度刑故曰城郭不完一節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國只不強而已田野不闢貨財不聚國只不富而已未必就至於喪亡惟不仁而在高位是上無禮不便下無學賊民興國之喪亡無日矣是之謂災害

詩曰天之方蹶三節

車君無義三句是泚泚猶沓沓者而言則非先王之道尤為沓沓之甚世世之詩以民之莫者係于辭之治民之悻者係于辭之輯言非先王之遺辭之不輯不治甚矣而可望民之莫擇乎故曰責難於君一節

此條說事君之道以仁心行仁政者事之難也。須以此去責君。然責難亦只是箇大綱。陳善閉和總是裏面的工夫。若只以難責君。則不能隨事開納。亦無有成之理。○閉和全靠陳善。善君心方向於和。我開陳善道以告之。使君悅於此。舍被所欲而從我。和心便消滅了。致陳善所以閉和。閉和全靠陳善好勇而告以大勇好貨色好倍樂而告以與民同樂。此皆陳善開和之類。○恭就尊君說敬。就盡我之心說。然只是一般分屬者互文耳。晦庵子云。恭意思較闊。太敬意思較細密。故以分屬亦通。○問人臣固當責難。若遇下愚之君。不足以行仁者。奈之何也。曰。臣子要以第一等事望君。責以十分。只做得二三分。責以二三分。便做不得一分。故君之才質雖有高

下優劣不同而我所以導之者則不問高下優劣都以此仁
政且仁人心也導之而善此心未有不動者而可曰不足以
行仁乎○哉

敬皇帝嘗因講官講陳善閉邪說以善道啟沃他閣臣謂他字
不是

帝笑曰他字也不妨然不若啟沃之更好然亦不必深計也大
抵講書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若不說盡也無進益有君如
此何善之不可陳而難之不可能耶

規矩方圓之至一節

此章要君臣法堯舜故先以聖人說起規矩不重只以之例
聖人人倫所已雖廣此却主君臣說意各有在也○人倫只

是箇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藹然生生之意周流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故曰肫肫其仁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者心之生理有此生理純能盡倫若此心一毫以尊不知有君以親不知有父其餘更不消說了。安能盡倫乎。聖人人倫之至堯舜所以為萬世法者一仁盡之矣。

款為君盡君道一節

人倫莫大於君臣聖人莫過於堯舜故款盡君臣之倫者須法堯舜之聖款為款字不必泥紫帶盡字讀此兩句閒閒說帶落至皆法句君道法堯臣道法舜只此便盡之矣。○法堯舜亦不是盡沿其成法要以仁心為主有此仁心自然事事皆出於仁雖是變通之不窮亦皆堯舜之秋用也故曰所以

事君所以治民而所以字正是心之祗處千聖相傳只在法其心而已矣○君臣是世道之主張為主者各盡其道則治教休明而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信萬物以育天下都太平矣以此特致意於君臣

孔子曰道二一節

上文過此以法堯舜則仁不法堯舜則不仁說起總引孔子之說天下只有此二道出乎仁便入乎不仁更無他道不可以不謹也重在要人為仁意○問不仁如何亦謂之道曰道者路也路有大有小有正有邪俱謂之路

暴其民甚一節

人君不知所謹而至於不仁其禍便不可勝言了暴其民者

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卽賊民之君不盡君道不盡人倫者也此三字句絕甚字與不甚字對其禍之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亦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通管甚不甚者說幽厲是惡諱不可作幽王厲王夫身危國削身弑國亡是天下不以為君矣幽厲之名百世不改是子孫亦羞以之為祖考矣然則何益而為不仁也耶

詩云殷鑒不遠一節

引詩要人以上不仁之禍為鑒晦庵子云以幽厲為鑒惡似把上之幽厲實作幽王厲王矣○此章之意總在為民欲君法堯者欲其仁民也欲臣法舜者欲其以仁民之道輔君也故繼以暴民之說然暴民以下似只責君而不責臣者何也

蓋君臣一體為君者至此為臣者亦難逃其責矣若能以舜
之所以事堯者事君君亦何至此哉

三代之得天下也一節

三代之天下其得也以禹湯文武之仁其失也以桀紂幽厲
之不仁禹湯文武之仁就未有天下時詭仁則民心戴之天
命歸之故得天下不仁則民心叛之天命去之故失天下

國之所以廢興一節

豈惟天下之得失係於仁不仁古今諸侯之國所以廢興存
亡者亦係於仁不仁仁則得君心得民心故其國興而存不
仁則失君心失民心故其國廢而亡說國則卿大夫士都談
了聖賢文字不似後人之鑽屑計較也

天子不仁一節

此總承上云由天下之得失與國之廢興存亡者觀之則不仁而有或亡之禍亦理勢之必然者矣。○士庶人之家子怨父貧弟攘兄富妻妾視豐儉為悲歡奴僕視威哀為勤惰市道不在門外美况國與天下之民乎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志勤儉矣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忘詩書矣貧賤以此致家人以此離而四體亦不保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不仁者其亦不念祖宗之故以致民心之失而不免于或亡者乎

今惡或亡一節

不仁者必或亡則惡或亡者宜無樂不仁矣今惡或亡而樂

不仁是猶惡醪而強酒也或亡能免哉

愛人不親反其仁一節

當時之君好責人而忘自責且些小設施便求效驗少有不應輒便尤人故孟子只教以反求二字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非人心之難為感由我感之者之未至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三反字不是徒反必有盡盡所未盡的工夫行有不得者一節

仁禮智已盡修身之道行有不得二句不過摠上言之耳然此處添箇智字是又說得潤了皆反求諸己亦有工夫在內仁之盡而愛天下者無不周智之盡而治天下者無不當禮之盡而敬天下者無不降是其身正也則天下之人皆我親

我治我敬矣非天下歸之而何耶

詩云求言配命一節

引詩以證上文之意專重一自字其身正是求言配命天下歸之亦是自求多福也○陽明子曰學只要反己若徒去責人便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的非了若能反己時終見得自己有許多未盡處矣暇去責人舜能化得瞽瞍與象其機括只在不見他的不是耳若舜要正他的惡便只見得他的不是處頑傲之人必不肯相諧如何感化得他自後不要論人的是非凡當責人時便犯做一場大己私克去方好人人豈皆是瞽瞍與象只愁我不能為舜而已矣我能為舜天下有不化於我者哉

人有恒言一章

天下國家是人之恒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恒言中自有此序但恒人只知言之而不知其序此則權其原如此身之一字又恒言所未及者此則以家之本在身足之其意重在此一句蓋身者萬化之原也身五則家齊而國以之治天下亦以之平矣為政不難一章

此為當時巨室擅權為君者不反之身而欲勝之以力彼却不服而適以釀禍故教之以此為政即是德教滿乎四海教德教滿乎四海者不難只在其身而不得罪於巨室身正則巨室慕之一國因而慕之天下亦因而慕之德教遂沛然濫乎四海何難之有也○不得罪於巨室不是曲法以奉之

此身行出來的都是大公至正之道可殺則殺可生則生
之而彼自不怨利之而彼自不靡者是也○天下事由我
便易由人便難身是我之身正之者由我而不由人全無難處
知正身之不難則知為政之不難矣○問據此章之說却是
政之行止國之治亂盡在巨室了恐有太阿倒持之病曰此
意只主於警戒人君耳古者有畏民之君况巨室乎如云聞
誅一夫紂未聞弑君豈是尊臣而抑君也又云民為貴君為
輕豈是尊民而抑君也警戒之意不得如此不然以一人
而縱於臣民之上四海由此鼎沸矣為政豈難乎其難哉

天下有道一節

此為當時小國之君恥見後於大國者認有道之世論德不

論力故大德大賢便居上位有大國小德小賢便居下位守
小國而為之役無道之世論力不論德故大德大賢未必居
上位只以力相雉長相役使小國便役於大國弱國便役於
強國○小賢即有小德者大賢即有大德者兩句是一意不
要兩平看○順天逆天就弱小的說順天者有道蒙懷練之
恩無迹免侵陵之患故存逆天者有逆被戮劑之加無道致
覆敗之禍故亡○天者理勢之當然在理當如此在勢亦不
得不如此○看來理包得勢師文王是行仁仁者理也理者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一節而勢在其冲矣

此引景公事只以起今之小國不得受命意不是取景公
蓋蘇之為國即桓公霸諸侯之齊雖云時勢下衰然振起而

作新之者亦在戡耳景公乃卑詞橫涕雖愛女亦不能保何也此姑借以為小役大弱役強之證未暇究其委靡自棄之罪今也小國師大國一節

小國於大國之命理勢不得不受者乃耻之而不受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生其何能免也○此雖說小國當受命於大國以順無道之天然意却要小國自強而回無道之天為有道之天也不只責他受命故繼以師文王必為政於天下如恥之莫若師一節

此節以下俱是勉小國之意小國不師大國而師文王便是仁者便是大德大賢人心皆戴之天命亦歸之五年七年之間必為政於天下而以吾之大德役天下之小德以吾之大

賢役天下之小國凡力之強大者亦皆為吾役而受吾之命
豈至受命於人而可恥也○此大國是小國中差大者大國
所乘之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故以五年七年為差然
亦大約如此不是限定着年數

詩云商之孫子一節

此奉文王為政於天下之事以見其可師也仁不可為衆三
句都是孔子說的不可為衆猶倍云難做衆去抵當他此指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則是文王而況論其理也○殷士祿將
孫子臣服本在武王之時此以屬文王者周有天下大段是
文王之功武王回而成之耳孫子臣庶却在文王之時心歸矣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一節

文王救焚之仁便是解熱之水今也小國恥受大國之命而
欲無敵於天下乃師大國之般樂怠敖而不師文王之仁是
猶執物之熱而不先冷水之濯也吾恐天下之人皆敵國政
必不可為而猶熱之不可執矣其何以回無道之天而雪受
命之恥乎○小國而不仁縱是偶然無敵亦終必亡而已矣
春秋書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
燕師敗績若無敵於天者未幾書紀季以郕入於齊而紀之
亡也不可解矣誰能執熱之詩云於乎有哀國步斯類其此
孟子曰不仁者一節

不仁之人私欲喪其良心良心滅了故謂之不仁安其危而
利其萬樂其所以亡則難有剖陳利害直指禍福之言彼亦

不聽此所以不可與言使不仁而可與言則將曰言而感悟
危至而為之備當生而為之防敗亡亦豫為之防而何至亡
有孺子歌曰四節

由不仁者不可與言觀之可見敗亡之禍皆其自取也故引
孺子之歌及孔子之言而終以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三
句○孺子是無心之歌不問清與濁皆可以適用不問纓與
足皆可以致潔未嘗有自取之意自取是孔子因而悟出來
的水之清自取纓水之濁自取足豈特水為然天下之事何
者而不由於自取也○觀清之取纓則知以仁得福者非素
也自取之也○觀濁之取足則知以不仁得禍者非不幸也亦
自取之也○水可以澄濁而求清不仁者亦可以轉禍而為福

惟在自反而已矣。○孔子聽孺子之歌，卽察通言之去。伊川子讀易時有箝桶人問未濟何以是男之窮，伊川不答。答其人云：三陽失位也。伊川遂錄之。易傳云：聞之成都。夫錄箝桶之說，卽聽孺子之歌意也。真知言者哉。

夫人三句承自取之言推之也。夫人卽箝不仁者不仁之。有身有家有國身而人得侮之者，以其不仁而自取人侮也。家而人得毀之者，以其不仁而自取人毀也。國而人得伐之者，以其不仁而自取人伐也。太甲云：自作孽不可活者，正此之謂矣。是豈可以然天而尤人哉。

桀紂之失天下也一節

此論得天下之道。先從失天下推起者，知天下之所以失，便

知天下之所以得也。○得天下數句以得天下為主。仁字為要。得其民得其心。却是得天下的事。不可作三件平看。得其心三句。最重。歡惡該得。廣所歡與聚所惡。勿施。正是澆矩。是忠恕。是萬物一體之至。仁同民心。而出治道。莫要於此矣。民之歸仁也一節。

欲與聚而惡勿施。仁也。仁便得其心。而得其民。故云民之歸仁。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民猶水。仁猶下。民猶獸。仁猶曠。歸仁者。民之性。猶就下者。水之性。走曠者。獸之性也。皆自然。而故為淵。豈魚者。懶也。

秋行仁而為民所歸。則彼不仁者。適為我。政民而已。不可以欲仁。惡不仁。平者。民猶魚。仁猶淵。不仁者。猶擲。民猶歸仁。猶

叢不仁者猶鷓不仁者為仁而毆民猶獺為淵毆魚鷓為業
毆爵也然亦不是有心毆民去歸仁其迹則若為之毆矣

今天下之君一節

今天下之君未有好仁者苟有好仁而所歆之與聚所惡之
勿施卽是今之湯武則諸侯皆若桀紂之為湯武毆民矣諸
侯皆為之毆是得民難歆無王不可得已足得天下所謂得
其民游得天下者信然矣

今之歆王者二節

今之歆王者憂辱已甚以亡將至必有湯武之仁而後可循
人有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而後可治也然三年之艾不
可以奉辦自今畜之猶或可及苟失今不畜則艾終不得而

病日益深，以日益息。湯武之仁，亦不可以卒致。自今志之，猶可為也。苟失今，不志則終身憂辱，而且陷於成亡矣。况能治天下而王乎？○志字是念念在此之謂也。念念在斯，則仁心不肯歇息。民有欲惡，自然曉得。自然會處置，卽此便有致王之理了。○若無此志，則心之所之，陷溺於欲，民有欲惡，都不把來當事。安其危，利其菑，而樂其所以亡矣。有不憂卒以陷於成亡者由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一章。

自暴自棄，自字是提醒人處，不干別人事，都是自己暴棄了。

真箇可惜，禮義屬自暴，仁義屬自棄，不可與。

言不可與為之，分言者互文也。

仁義是一理，自天理之廣大純粹處，謂之仁；自天理之條理精密處，謂之義。隨處異名，總不出箇天理。○宅曰安宅，堯曰

正路可見仁義是好的曰人之安宅曰人之正路可見是人能得的字字俱有意也

人的安身著脚處只有箇仁義最好再無別處可居可由有此好處而自暴自棄不居不由是不知安危邪正之端將偈於和辭而處於危險矣故曰哀哉

道在通一章

此為公之恩以道術易天下者發當時處士橫議墨氏之徒曰人人若視親疎為一體天下自平楊氏之徒曰人人若只求己之是非而不較人之得失天下自平孫吳之徒曰行吾之計自足以平天下申韓之徒曰行吾之法自足以平天下而不知此皆亂天下者故發此語以撥亂而反正○道與事

空說道是性分之所固有近也事是職分之所當為易也然亦不是兩項事卽道之見於行者人人句槩說天下之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無人君倡率意天下平緊帶着上說人人便是天下親親長長便是太平矣○道至於天下平遠矣事至於平天下難矣而親親長長自足以致之可見遠亦只在通難亦只在易也人亦何必求之遠且難哉

居下位而不獲一節

此章以誠身為主首節推言凡事本於誠次節言當誠之意末節言能誠之效居下居上者都要如此特以居下位者示人之一身上則有君下則有民外則有友內則有親是皆不可易動者故自治民獲君信友悅親推到誠身以見誠身為

動物之本而人不可不誠也。○誠身屬在悅親是步步迺下來的文法其實各件都本於此誠身所包者廣不止悅親一件誠明善卽誠身的工夫不是兩平說話

是故誠者天之一節

誠者思誠者重在思誠上誠者天之道蓋云人心之誠是天賦本然之道而思誠以全此天道者則是人道之當然也。○思誠亦着於迹不是懸空思想然以處亦只汎論箇人道到下至誠處純說人能思誠而至於誠者矣

至誠而不動者一節

至誠一句重看。不誠句帶說以見至誠之必動也。○至誠是能明善以誠身者動卽獲君治民信友悅親之類蓋善最誠

誠最一所謂人心之同然也惟其同然所以能動人若非出於同然則人人各自為見矣歎其動乎

伯夷辟紂居北海一節

此章不為文王說是勉諸侯行文王之政以收天下之人望重在末條○作字句絕與是動其來歸之心文王之政不止善養老但其中亦有養老事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一節

二老豈德俱尊便有父之道天下人便有子之道父既歸而子焉往文王之為政於天下者以此○往字亦只是心歸不是盡往文王之國○問二老同歸文王至于孟津之會一則為鷹揚之勇一則為扣馬之諫何其不同也曰太公是憫當

曰之無君而救之切伯夷是恐後日之無君而慮之深我
章皇帝有曰太公之心在一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生民
計也真知二老之心者矣

諸侯有行文王一節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是行文王制田里教樹畜等事也文
王之政既行則天下之人望有如二老者必來歸之而天下
皆焉往矣不亦如文王之為政于天下也哉

求也為季氏宰二節

此章論善戰之罪先以富國說起見得善戰之罪尤大也
求非我徒者孔子之徒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也
求不能改季氏之惡德又賦民之粟而倍於往日則所負者多矣

由此觀之三句輕重強戰處君不行仁政而富之者只奪人之財而未至于殺人孔子且棄之也况君不行仁政而為之強戰者殺人盈野而盈城尤為孔子之所棄可知矣○率土地而食人肉只以肝腦塗地意者自明白罪不容于死者一人之歿不足以贖萬人之命也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可憐無數沙邊骨猶是春閨夢裏身念及於此痛哭流涕且不勝矣更忍強戰乎

故善戰者服上一節

善戰者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宜服上刑若夫連諸侯辟草萊任土地者雖亦是大罪然不至於殺人較之善戰者其刑皆次之也可見善戰是天下之極刑矣○連諸侯者諸侯相

結不知有尊王之義此只說他無王未說到攻伐上若說攻
伐便又與善戰一般了辟草萊任土地者盡把閒曠之地開
來歛民之稅只要富國不令民有一些便饒乃萬世無窮之
禍此以為次於善戰者亦褻一時未使民肝腦塗地云耳○
當時君不行仁政士大夫亦無仁心君所謂上賞者善戰也而
不知其為上刑士大夫所謂大功者亦善戰而不知其為大罪
爭城爭地民命不恤上刑之論警醒君大夫之意深矣○問
善戰固是大罪然戰者衆之求生國之存亡所繫其法似亦
不可不講也曰古來許多戰法過戕未必盡用得先圖而豫
講者亦未免膠柱調瑟之病此趙充國所以願至金城圖上
方畧也○

高皇帝有曰戰者謀也曰敵制勝不必匹於古朕嘗親履戰事
閔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亦何暇論古法耶誠
兵家之斷案矣

存乎人者一章

此章重眸子上人皆知聽言可以觀人而不知眸子尤可以
觀人蓋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故先云眸子之
良而後以聽言併說也

此章閒論箇眸子之善未說到觀人去存乎人者指人一身
之所具眸子亦在其中但衆體之中莫有良於眸子者眸子
不能揜其惡正見其良處會中不正則眸子既正是不能掩
其惡也會中正則眸子瞭是帶說的本意重在惡處善人未

有揆其善者唯惡人則欲揆其惡而不知眸子不能揆矣○
眸子是一身精神凝聚處胸中正者寡慾之人此心真靜純
一絕無牽擾自然神清氣爽魄定魂安眸子亦正而明胸中
不正者多慾之人好名好利好貨好色交戰於心自然神氣
散亂眸子亦不正而昏矣此是窺人心術的真相法

眸子不能揆其惡如此故觀人者雖是聽其言也尤要觀其
眸子寡慾之人此心純是天理發到言語上自然不忙錯不
顛倒有條理有文章多慾之人此心交戰歧踞太多言語自
然無次序無文理無意味故言亦可以觀人但不如眸子尤
有不客偽謙要以觀眸子為主人焉廋哉即孔子觀人語也
然其為法却不同者孔子是詳察其為人此則一見時便識

其大經者矣。看此章書，不惟得觀人之法，亦要知得檢身之學。私心和氣，頃刻亦不可有一有於中，而昭昭然不可泯滅。恭者不侮人一章。

當時之君有矯恭恭儉者，殊不知恭儉以實德而成名，矯為於一時者，自然敗露。何益之有？不侮不奪，正是恭儉之實。侮奪人之君，名雖為恭儉，惡汙為恭儉，然則恭儉豈可以聲音咲貌為也？聲音咲貌是偽為之狀，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欲以取名而名不可得，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在偽心勞日拙，此之謂矣。○玄宗焚錦綉珠玉於殿前，以聲音咲貌之恭儉也。好名之念一哀，故末年不勝其奢侈。仁宗中夜恐燒羊之恩，非大臣問疾無由見其黃絕被漆唾。

壹以真心之恭儉也故四十二年如一日而天下以之太平
恭儉真偽之得失此亦可驗矣

淳子髡曰男女授受不親一章

淳子髡問意本為孟子之不援天下男女授受等語是起下
之詞他亦知得授受不親是禮嫂弱亦定援之以手待得孟
子權也之答便好說何不從權以援天下○授受不親援嫂
以手亦不平重只重援嫂一邊嫂溺是天親之戚係在頃刻
與尋常避嫌之禮孰重孰輕只索用應變之權此事由得哉
者若要道行由不得哉又更有箇壓服人心處倘進不以正
謂是應變之權人心不服我如何能行得道故斷不可不由
正禮也○子欲手援天下乎天下之溺老者轉於溝壑壯者

散之四方非一人之手可勝稷也惟頂稷之以道若枉道求
合道亦不能行了既無道可以稷天下是欲我以手稷天下
乎天下必不可稷矣○鬯雖不是有道之士然在齊則為諸
侯王客而不受其官在梁則以卿相待之亦謝去而終身不
仕是亦葦葦儒人矣彼孫吳之狼貪儂佞之妾婦者可若是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一章

君子不親教子只為勢不行猶云事勢行不去不是以怒為
勢夫子未出於正未必人人之子如此大率人家子弟賢智
者中愚不肖者多此是就人情多處說父子相夷而至於惡
正是勢不行君子以此不親教子○易子易字不重交場上
只說以子與人教便是親教者至於傷恩不教者又至於廢

子故易子而教既可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也。○
父子是絕不得的故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付之師友
仁義便並行而不悖然或遇不才之子師友之責不行亦當
自行教戒若恐傷恩而全無教誨及其惡不可捺又諉之於
天命則是以慈而敗子者矣

事親為大一節

此章首舉親身為事守之太次明親身之所以太末引曾子
以為守身事親之的事親是主守身只為事親說也

此條首四句把親身作兩平下四句又作一串事親守身固
為事守之大者然守身即所以事親也蓋守身而不失者誠
身有道便順乎親矣是為能事親矣是為能事親不守身而

失之者虧體辱親其餘不足觀矣是為不能事親可只事親
不為事一節

此節是明首四句之意事親事君事長之類說不為事但就
中論之事親為事之本惟其為事之本所以為事之太故曰
事親為大也守身守家守國守天下之類說不為守但就中
論之守身為守之本惟其為守之本所以為守之大故曰守
身為大也

曾子養曾皙一節

此節即首四句之意事親守身固為事守之本然守身尤為
事親之本也曾子是能守身以事親者故引以為說曾元一
段不重不過以彼形此耳○將徹又請所與者知意常欲
與人故又請所與以順其志於未形之先問有必曰有者

恐親意更欲與人故又曰有以順其志於已形之後必請其所與是見在盤穀之餘者也又曰有是又所餘在庖厨未出者也○曾子於親之歿每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在是故推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則其存而養志又無所不順矣○曾子之養志是能順親於道者有餘之間親有推已及人之志也安可以不順乎若不問道理如何只以順從為美則是從親之令亦不得為孝了以此見事親又本於守親而守身以道者然後能事親以道也故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曾子養志事寢多酒食特其小者小者如此大者可知戰戰兢兢曰省其身仁以為信矣而後已其尤養志之大者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此條是曾子之斷案若字輕不是說人能若曾子只就曾子身上說可者身守而親事大本已立孰不可為也勉人之意在後○可是許之之詞但不可用至極等語亦不可云有所未盡恐反小了曾子○程子曰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總云可也蓋子之事親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耳臣之於君猶子之於親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人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之所不能為也可乎哉

人不足與適也一章

此是為人臣說格君心者臣子先務之急大人二字尤先務之本領蓋用人行政之本在君心而格君心之本又在吾身知正君而不知正君之心則勞苦而難成知正君心而不知正吾之身則杆格而不化故唯大人者德盛而身正者也精神意氣既有感感動之機而陳善閉邪又有以盡扶持之力為能格其君不正之非心君心仁而無一不仁之心君心義而無一不義之心便是君心正而無一不正之心也必之用人則皆仁人義士矣以之行政則皆仁昭義立矣國不於此而定乎○程子曰治道有從本而論者從本而論是格君心之非也從事而論不救則已若救之又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也此論於定國者亦有補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脩己者要自盡觀人者要責實人之毀譽一切置之勿問不以為憂喜不以為進退統有益觀人意稍輕還重脩己一邊○晦庵子曰天下事只有箇是與非吾人行事只揀箇是的行將去便是若又要回頭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是非久之亦自定時下頭是在秋者無歉仰不愧俯不忤別人道好道惡都不消管他○陽明子曰毀譽久之亦自見未有能終掩其實者王通以無辨止毀良是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稟不須辨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益增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脩己而平物也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謹言是君子之庸行不待有責而後然者此為常人云也○
趙括易於談兵而敗於兵韓非易於說難而死於說晁錯易
於論七國而無以制七國之反覆尤易於策匈奴而無以策
昆陽之敗易其言者果無責焉耳矣○易言者可以責為懲
有言責者不可以懲其責浮江漢而遇風濤遂懲之而忘舟
楫之利入山林而遇虎豹遂懲之而棄樵爨之功可乎有言
責者當廷爭之時以責為懲而不言是又不能逃其責也紀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此不是論為人師是戒人自滿患字生於好字來好者有意
於為師而人未及師之也學問乃終身之事雖到聖人地位
亦不可有自滿之心好為人師是自滿矣自滿者不可以為
師况可為人師乎

樂正子徙於子敖之齊一章

當時孟子在齊樂正子要來見乃徙子敖而來意特藉其資糧與馬不知所圖者小所失者大故孟子此處姑責之下文又直責之○先以不早見責之者看他肯認罪否認了罪緣以徙子敖責他若不知罪再去責他也無益不憤不故不悻不發聖賢教人多是如此○子亦來見我乎是因他見遲了故意云吾以子之來他有所事非來見我也來見我乎不意子亦

孟子謂樂正子一章

樂正子勇於受責雖是可取然猶未悟徙子敖之失故又正其罪而切責之不早見之罪小失身之罪大先責其小者而後及其大者言亦有序也○士大夫行藏最不可不謹如楊

子雲亦是箇美才乃去洗莽賊便為人所唾罵劉潛夫云區區所得能多必枉被人書莽大夫真可愧矣樂正子從子教未必到此孟子切責他是謹微之意也嚴哉

不孝有三一章

此論聖人之行權告而娶者禮之經不告而娶者禮之權告而娶者為無後不告而娶者亦為無後告不告之迹雖不同其為無後之心則同也故君子以不告為猶告○不告別件事便是不孝為無後而不告者却不是為己身是為繼父母之祀也既是為父母故亦不害其為孝○權是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祀繼祀與稟命稱量稟命輕繼祀重于是舍輕徙重而重者亦自可益輕矣○君親天下之大倫湯放桀

武王伐紂而謂之誅一夫者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也然惟湯武則可若君非桀紂臣非湯武而欲以放伐之事藉口則不免篡弑之罪矣舜不告而娶而謂之猶告者此處父子之變而不失其正也然惟舜則可若父非瞽瞍子非舜而欲以不告之事藉口則亦不免悖逆之罪矣亂臣賊子戒之仁之實事親一章

此當合為一章不可依晦庵子分作兩段本文只五平說去蓋仁義智禮樂分明是五德五德之實皆在事親從兄可見天下之道皆原於孝弟也○問此章若不依晦庵說只作總論道理全不說及工夫不知工夫又如何做曰道理本是體陽明子云本體即是工夫工夫即是本體又云做得工夫是

本體合得本體是工夫若云本體外另有箇工夫便是人性為仁義之說矣可乎哉

仁中也有義心中也有仁智禮樂也只在仁義之內總是一理隨所見而異名耳○仁主於愛故云事親義主於敬故云
從兄各就重處說事親從兄亦是仁義之用但是用之最切
近精實者如人都當愛然愛吾親之心與他人定是不同人
都當敬然敬吾兄之心與他人定是不同此可見仁義之實
矣○智之用是無一而不知守之禮之用是無一而不節文
之樂之用是無一而不和順之然其用之最切近精實者則
皆不外事親從兄而已矣○樂是欣喜歡樂之情不是五音
六律之樂樂則生者凡出於勉強未到樂為處便若難而止

若到了樂處則不見其難祇見其易只管喜向前去而生意
勃勃矣○此章不是說天下許多道理只孝弟便盡滿盡天
下道理都原於孝弟也故一一下箇實字實者在實之實也
千紅萬紫都從實上生來此意自可理會矣

天下大悅一節

天下大器是草芥舜却草芥天下者心有所為也不得四
句是推舜之心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况可以為人主乎不
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况可以為天子乎此所以視天下悅而
歸已猶草芥也○舜只要得親順親故必親心悅然後此心
悅親心順然後此心順天下之歸何心去計他大凡人心有
所重者便自有所輕舜之心重在親故輕在天下耳

舜盡事親之道一節

舜事親時九親有不是便引以為已慝是所以得親順親者無一而不盡也此舜盡事親之道句須重看替腹底豫與天下化定都本此句來化就心裏說定就分上說化字裏子一逸定字化中來化則定矣羅仲素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舜生於諸馮二節

此二條輕只起下同道意東夷西夷亦是中國之地不是夷狄之夷又云夷者見得一在東方之極一在西方之極也地之相去也一節

此條重在游志二句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所行之事安得而盡同但隨事各有簡理便是關道故若合符節內不可

用舜文實事實事便說不去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此雖承舜文說但謂之先聖後聖則所該亦廣下千聖相傳
只有這點心心即是道聖人之心完完全是道歸千變萬
化都泯心性中出來無有一箇不同者故曰其揆一也○禹
不同舜之禪而謂之義○武不同文之事而謂之善○堯○此
不同微子之去而謂之三仁○顏子不同禹稷之憂○曾子不同
子思之守而謂之易○地皆然此之為先後一揆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一章

此章以政字為斷案歷七看幾個政字子產聽鄭國之政曾
有乘輿濟人之事人皆謂之善政孟子斷之曰惠而不知為

政彼先王之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水有橋梁
則民不病於徒涉何用乘輿濟之夫上之所以利民者政也
君子苟能平其政愛養之華無不舉而橋梁之脩亦不缺則
雖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何又以乘輿濟
之况國中之水當涉者衆縱欲濟之以乘輿亦焉得人人而
濟之且人人而濟之是欲每人而悅之也欲悅之人多為政
之日少亦安能以有限之日而足無窮之悅耶○民未病涉
也是以政事說不用乘輿去濟人行辟人可也是以各分說
不又乘輿去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
矣先以時勢說乘輿不能盡濟人意有三段文字亦變化得
子產聽鄭國之政此句是書法見他居為政之位而不得為

政之體然乘輿濟人亦是偶為的事孟子特懼為政者做他
將至遠道而干譽也故譏之以謹其微亦按本塞源之意

子產不知為政只就乘輿濟人一事說乘輿濟人是有不忍
人之心者然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而利澤
之及人者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亦莫知其功
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取悅於目前而所不及
見者不免有遺憾矣諸葛孔明云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
治蜀之時官府次舍橋梁道陌莫不繕理而人亦不告勞亦
庶幾王者之政矣

此說王者之政歲是每歲徒杠輿梁成之不豫困無以濟險
而使之非時適足以妨農故每歲於十一十二農功甫畢時

將寒溼之月成之十一十二是依周正數周之十一月是今
之九月也周之十二月是今之十月也與梁徒杠同在十一
月作徒杠小而工省十一月就成與梁大而工倍十二月纔
成然亦不都是新作過無者創之廢者與之壞者脩之缺者
補之總謂之成耳

君子平其政者每事皆順天理合人心而有公平正大之體
綱紀法度之施不專指橋梁一事辟人是曰子產出行以乘
輿齊人說可也者以辨上下以定民志亦分所當然也國中
之水當涉者衆不止一溱洧焉得人人而濟之縱只一溱洧
涉之者亦衆焉得人人而濟之乎

每人而悅之是不能平其政只要以私恩悅人亦不止齊涉

一事日亦不足者雖日日以私恩悅人然人數多而日子少亦不足以盡悅之也若王者之政以德而行仁德之流行便速於置郵而天下之歸仁亦只在一日日未有不足者矣以此觀之小惠甚難而王政却易

子產也是箇猛人他嘗曰火烈民望而畏之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死焉故寬難莫如猛猛人而能惠難矣難矣故孔子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非以其猛而能惠乎惠而不知為政如此輩所評者亦責備賢者之詞意耳子產而死

孟子告齊宣王曰一節

孟子此處特為宣王薄待其臣而發正是有為之言○臣之報君視其君之所施常有甚焉者腹心甚於手足國人甚於

犬馬寇讐又甚於土芥○天地間報應大都如此若忠臣孝子決不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的君父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如何斯可為服矣

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為問舊時君恩義已絕且為服麻衰三月不應見在君符之如此薄也

曰諫行言聽一節

此節言臣為舊君有服之故○諫是有過而諫諱言是無事而陳言諫行則害以之除言聽則利以之興故管涔下於民○問既諫行言聽緣何又有故而去曰諫行言聽是平時如此有故而去是一時偶有不合而去○先于其所性嘗有稱其賢於他國何不自用之是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畧亦

有疑三年不別授不免闕官而廢事者故知此禮乃寧過於厚之意不可以為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一節

此節言臣以寇讐視君之故○問諫不行言不聽只此故便可去了又待何故而去曰雖是不聽不行猶有特其能改之意至於有故而去則是知其終不能改也○寇讐何服之有為君者苟知此義念施報之可畏而崇高之不可恃待臣以禮養臣以恩而又保臣以忠信則不至干為寇讐矣

縲公嘗問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若將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

從之有卽此章之謂也○此章孟子只以之告君決不以之告臣決不以之自處千里見王而不遇故去三宿出豈而亦未憚也之狀何忍以寇讐視其君哉

無罪而殺士一章

此要士大夫見幾而作無罪而殺士雖未及大夫也然旣敢於殺士又何有於大夫故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殺民雖未及士也然旣忍於殺民又何有於士故士可以徙而可以者在時為可也及此時而不去不徙後將有欲去欲徙而不能者易之明夷曰君子于行傷未頸而先去之此之謂也故醴酒不設穆生已先去楚堂事未竟袁闢去潛土室真可謂及時而見幾矣然或所處之位不同則又不可執一論也臆之大

厚執用黃牛之革而不去不徒者其又以此哉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者宗廟社稷之主群臣庶民之則凡存心處已用人行政要件是仁義都無不仁不義絕好莫謂一件稍乖於仁義亦無妨○仁義是心之正理仁以為主義以行之自是規模弘大自有條有理治亂之原皆出於此真不可湏臾離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此等亦是禮義與無禮無義者不同但精微處欠分曉便失禮義之中正名雖喚是禮義實則非禮非義蓋禮義自有箇中正處要看事理如何看時宜如何故有今日為禮義明日不可為禮義者孔子之去齊魯孟子之康齊宋是也有在此

為禮義在彼不可為禮義者魯男子之與柳下惠季禮之與伯夷是也若不曉得精微只煞定認箇禮義去做便謂之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却是精一執中的人隨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肯為此等禮義乎

中也養不中一章

此是望父兄之教子弟父兄在家庭間觀感最近故人於父兄處最得力可見家教最要緊養之一字又是家教的良法養者正身以率之弘度以容之多方以啟之循序以進之遲遲以待之如此則子弟之不中不才者亦終自化矣况于中才者乎父兄棄子弟之不肖亦是一件不中不才處亦是不能為處畢竟非中與才之全者故以為去不肖不遠不能以寸

亦只甚為之詞以警父兄○養子弟者先要養成他的中中是根本才是枝葉花實根本培得好枝葉花實自出來未有中而不才大本立而達道不行者若先正了他氣習調了他德性性情既好為子便孝為弟便悌為臣便忠為友便信天下的人無一不能處天下的事無一不能為美彼傷生敗倫而不才者皆生於一念之乖戾而不中也養子弟者知之哉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凡事之來將為而又不取輕為此是不為者執不曰此人不可有為也不知若此人者而後可以有為蓋其不為者是要雷擇其所當為也既得其所當為則又勇往而為之矣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人有不善而不言自是忠厚之道不為遠患而後然者此亦為常人云也○伊川子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言人之短者則曰汝且取他長處真長者之言也

仲尼不為已甚者

聖人如仲尼可謂至矣人皆疑其存已甚之為然却不為已甚只為其所當為者耳仲尼且不為已甚况吾人乎○人只有此心心只有此理此心此理原是大中至再一毫加增不得的如何為得已甚聖人亦不過盡此心由此理故其自謂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依乎中庸吾弗能已此便是為已大人者言不又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信果是合當要的但不可豫先期必信必果便有不顧時

宜處不當信果而信果者有之大人全體虛明胸次開豁見
得天下自有時中之理故隨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義之所
存雖不決於信果而卒亦未嘗不信果也信果只在義內此
卽貞而不諛無適與莫而義之與比意思○孔子嘗唯蒲人
之難蒲人曰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
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此正惟義所在
而不決於信果者矣○義是箇大世界又信又果是小徑小
溪人多舍此而趨彼何也象山子曰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
小徑小徑大人不做却要箇小人惜哉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卽是他自小來為赤子的心此心正是

天初命下之性乃無聲無臭不覩不聞之本體良知良能輝
然全具者大人保養此心完完備備不殺以一毫私意不累
以一毫私欲完然是天命之初知能之良也雖說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然都是從此出來的但赤子時混沌未開此時則
靈光發見浩浩無邊耳蓋此心是知能的根本無所不知不
能是根本上發來的枝葉若實此實理也然則大人之所以
為大者孰有外於此心乎父孰不有此赤子之心則亦孰不
可為大人乎○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甚哉
赤子之心不可失也大人不失此心其自貽哲命者哉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生送死都是大事此處非全以養生為輕但以索愛較之

送死為尤大也。蓋養生者事勢從容，今雖失者而後可補。送死者事勢倉卒，後雖悔而不可追矣。○送死固要慎重，然或生不能養而後死之送亦何益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三者其盡之乎。

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

晦庵子以此道字作進為之方時文，且依他說知行亦分不得。晦庵每分而為二，此處依他看，深造自得是致知之要，居安資深達原，自得了便如此，不是以漸而有者，未勻仍要繳深造以道之意。○陽明子曰：道字即率性之謂道，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而不敢須臾離者是深造以道之工夫。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是自得而居安資深達原也。

此說得孟子之宗旨。○世之學者豈無所深造然不過以記誦詞章以雄謀術效以百家裂技此都是在外的雖有所得不是自得既非自得何益之有縱有所益亦易得船惟深造以道者道是吾心所自有也得之便是自得之致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雖至於千變萬化而取之亦不窮用之亦不竭矣較之外邊得來者何如耶。○左右是不一之詞左也逢其原右也逢其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是矣若云身之兩旁則身之兩旁有何物也而可取以逢原哉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道理一本而萬殊仰觀於天天之文不同而同一天之理俯察於地地之物不同而同一地之理中觀於人人之事不同

而同一人之理合天地人觀之三才不同而同一太極之理
太極之理渾然而具於吾心故博學而詳說者詳說於三極
之理也將以求其融會貫通及還於吾心而說到至約之地
耳至約之地是心心一而已矣故謂之約○博學而詳說
博學時其所學之理也反說約粘詳說逸較重○問博學詳
說分明是資於聞見論說也奈何為心性之學者只專說致
良知曰致良知者何曾離聞見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聞見
論說者正以致其心之良知而非若後之徒事聞見論說以
為孝者也此處只看說約二字便自了然矣陽明子曰若元
說約二字則博學而詳說者果何事哉

上章自得而至於逢原是自約而為博也此章詳說而

反約又是自恃而歸約也放之則為六合之強卷之則為退藏之密君子之孝故矣哉

以善服人章

此為當時國君說以善服人善字說得小此是霸者幸人之不善要以我之善去勝人使人屈服於我其為善亦只是為勝人而為不是見得為我之所當為也如何服得人以善養人善字說得大此是王者憫人之不善要公其善於人使人同歸於善全無勝人之心其為善是實見得為我之所當為非為去勝人而後為之也此是父母天地之心故可以服天下○王者恐天下之有亂故以善養人霸者恐天下之無亂故以善服人人皆善則亂不亂亂不亂則功不高功不高則

名不顯故長人之惡以形我之善利人之亂以彰我之功是以萬人之命而易一身之名也何不仁之甚哉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問人之盜惡大罪不祥者亦多何獨以蔽賢為不祥之實曰別樣的惡顯而易知蔽賢的惡隱而難辨故獨以不祥歸之孔子云聖賢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吁可畏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二節

原泉混混壘壘看但此處且莫露有本意恐礙下有本句不舍晝夜是流之長盈科而進是進之漸放乎四海是放之大惟其有本故如是孔子是以亟稱而取之然則人之務實而有本者何以異此是亦孔子之所取也○取水之旨不專為有

本孟子曰徐子璣等而干譽故以此藥其病若夫水哉水哉
不舍晝夜之沙頭待他一口吸盡西江水總可與他道○子
貢嘗曰賜於夫子猶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安知江海之
深也故必有子貢滿腹之飲而后可與道水哉水哉之沙矣
苟為無本一節

苟為無本便與源泉混混者不同兩集皆盈是不待盈科而
後進雨止即涸又焉能然乎四海○水云溝澮且云七八月
者溝澮之水既易竭而陽之者左易乾也人無實行而器得
虛譽者君子取之其取其不能久也恥於君子則不取於孔
子可知矣○居子貢之猶水及謙虛名之害也嘗觀無畏席
豫楚而辱宋公送之直前楚子他日以其直遣之過宋不假

道宋殺之是則過情之名尤有殺身之禍矣豈惟恥於君子而已哉
人之所以異於一節

此以下四章是歷叙道統之傳孟子言以稱堯舜者此不叙
堯以上恐有闕文○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與希二字
最重見得人與禽獸相差不多稍有些小存便與禽獸一樣
庶民甘為禽獸而不辭故去此幾希之理君子不甘為禽獸
而欲成其為人故存此幾希之理幾希之理即是庶物人倫
即是仁義庶民君子不重歸重歸上聖上相承都只是傳此
幾希之理以為天下後世立人極此理雖繫之於舜然以下
三章亦通是此理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此條說舜不待存而自無不存知行串說下莫忘晦庵子分
作兩項若分兩項便有先後了且生知安行者豈是先知而
後行○庶物人倫即是幾布之聖散於事為庶物切於身為
人倫仁義即在庶物人倫之內倫物之萬然有恩者為仁倫
物之秩此有辨者為義明物然倫仁義已根於心了○以之處
倫物之間只由此心之一○行出來不是以仁義為美統去
勉強而行之也○明倫者倫者心之性一也而道于是乎
大明矣由仁義行者心之性一也而道于是乎大行矣舜
所以繼前聖之心也○此則來世之心傳者以此哉

尚惡旨酒一章

此章三王各惡旨酒以彰其餘兩事申自相為倡旨酒善言

一治心也。休中立賢。一行政。一用人也。視民望道。一脩已。一治心也。不泄不忘。一近一遠也。此皆是存存而不已者。希之。理保合而光大矣。

說禹之事。音酒是為理之害者。善言是理之所在者。禹之心純乎理。不雜以欲。故其好惡如此。

說湯之事。中是處事之理。賢是循理之人。湯之心。惟其理而已。故執中立賢無方。○執中執事上執。未應事前中在何處。執得這事來了。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纔可執而用之。若先執定箇中。便是執中無權。○立賢無方。重在不問賤的。一。遂此是把形迹都渾忘了。其箇公天下而不疑矣。

說文王之事。理無窮。盡文王之心。純乎理而已者。故視民

如傷望道而未之見○陽明子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遂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成惡寧止于此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耶

說武王之事理無間於遠邇武王之心惟其理而已故不

邇不忘遠○遠邇兼人與事不泄不忘敬勝念於此見矣

說周公之事三王之事莫非理之所存公之心純乎理而兼

體不遺者故思兼三王以施其事○晦庵子以四事位上四

條之事恐不必然此四條何止盡三王之事而公之教兼行

者亦豈止於此蓋三王不是四箇人四是四箇人的事故謂

之四事而上四條亦在其中了其有不合者時勢不同或宜

於古而不宜於今或宜於彼而不宜於此也然事雖不合而

理則相同故公仰思其理夜以繼日幸得其理便坐以待旦
且之所行者是卽時勢之宜而變通以行之也不是行其已
然之事此正公善學三王處如追王之事不同而同乎尊祖
之理建官之事不同而同乎任賢之理兩都之事不同而同
乎安民之理徹田之事不同而同乎中正之理類而推之皆
是如此中庸說公善繼善述是善變通而不專於特守正此
施四事之謂矣彼執周禮一書教以治天下而卒為天下禍
者要亦不思其理故也故公學三王是咬人之獅子介甫學
二公與逐塊之狂狗哉

王者之迹熄一章

此章說孔子之事刪述六經都是孔子之事業而只以春秋

說者春秋為帝王不佐而作是撥亂反正之書聖人之事業
尤莫大於是也○王迹是春秋的骨子詩亡只見得玉迹熄
不把詩與王迹平重詩有風雅風者民倍歌謠之詞雅者朝
會燕饗之樂受釐陳戒之詞王迹既熄則朝會燕饗不行無
復受釐陳戒之事安得有雅其間大夫君子雖有作者然氣
象萎蕩與列國之風無異亦不復得入雅而雅詩亡矣○春
秋作是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為始之春秋也若魯國
原日之春秋則自伯禽受封來已有了豈待詩亡而後有
此條輕帶過只見得春秋本魯國記事之書與晉楚之書一
樣不足以存王迹也○乘桴抗不與春秋平說要以春秋為
主桴抗名史者想是以善為常而不記惡為反常故記取

此條重孔子句春秋之事列國諸侯皆有而桓文為最強故
以之該其餘也文卽記事之文史官之所書也夫事而桓文
不能鞫玉遮矣文而史官不知有玉遮矣然則褒貶其事筆
削其文而存玉遮之義者非孔子乎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
矣○迹已熄而復燃亂已盪而復治都係于春秋之是王者
雖不作也而春秋自有真手雅詩雖不位也而春秋自有真
雅聖人之事業真莫大於是矣○取者取而裁定之竊取是
謙以之詞猶云竊比老彭不是位不在之說若以位不在為
竊取則是自認箇犯非其分之罪了恐無此意○春秋之作
全是提醒幾希之理此理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
失却此理便有弑父與君三綱淪而九法斁之禍到此處人

同禽獸乎能禽獸若乎故春秋誅成而懼生所以為為人而
佐也然則衣冠不至于禽獸幾希不至于盡言人人得以為
人而復觀二帝三王之天日者皆賴春秋而已矣聖人功化
之神如此哉

君子之澤一章

此章是孟子之自任君子小人之澤不重只見孔子之澤尚
存也君子小人以位之有無分俱是有德業者澤即德業之
所遺三十年為一世五世是一百五十年親盡服窮了故澤
亦斬孔子之澤却萬世不斬者况又在五世之內正是澤方
盛之時故雖未得親為之徒而為之徒者有其人私淑於其
人則此心此理亦與孔子異世而同神矣○私淑之人是子

思子思受業於曾子而孔子亦是所親承者孟子一見子思
子思悅之甚敬之崇卽謂之曰自大而後不修其所以太不大
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彼聖人人也我人也稱其
言履其行復思之晝夜之惡有不至者乎孟子以此至于聖
而功亦不在孔子下矣○孔子之功業莫大于春秋然私淑
處亦要說得濶春秋亦在其中矣帝王以來相傳之道統亦
都在其中矣自今數之固更僕不能盡也然其正人心息邪
說詎詖行使幾希之仁義得以大明大行於天下而萬世不
至於禽獸之相食者孰非孟子之澤潤及乎無窮者哉
可以取可以無取章

此雖三事意重下兩段蓋曰人以與者爲賢故以取者

為例云過取固傷廉而過與亦傷惠過成亦傷勇猶夫傷廉者也可見天下事只以中為貴而太過者物之有害矣○可以二句重在可以無違物見若可及再審之而知其不可也取傷廉與傷惠成傷勇俱承可以無說來事也惟斷乃成知其不可而又為之不斷之故耳

名義學射於羿一章

此就利害上說取友亦是戒小人之意○通章以羿事為起端子事不平者蓋以孺子之能取友見羿之不能取友也皆有薄乎二句是說宜若二字之意不直曰無罪而曰宜若者畢竟是有罪也但薄乎云耳惡得無罪蓋方以類聚使羿果善人必得善人而殺之不至有反射之禍矣○羿雖善射亦有

不中處夏王堂命羿射曰中之予千金不中削十邑羿射之不中王問何故傅彌仁曰十邑為之災而千金為之患也人能遺其善惧之矜則無不中矣學射者亦不可不知此端人沈說尹公他平日之為人取友又端則必不忘其所自而見殺矣故云吾生也○禮射用四矢四矢為乘者取一乘四馬之義矢去其金恐傷人也四矢而反射以禮也庾斯亦由而中矣然不若辭於君而不將公私更得兩全○師以及師庾斯報德之厚也况親授業如羿者而忍殺之乎友以觀友孺子料人之智也况親受業如蒙者而不能察其姦乎以斯而律蒙罪固不容誅矣以孺子而律羿亦惡得為無罪耶西子蒙不潔章

此是設為之詞西子本美而或蒙不潔便為可惡人之有善而自惡者猶是也惡人本醜而或潔戒沐浴便可祀上帝之改過而自新者猶是也○惡人齊戒沐浴西子蒙不潔顯是倏忽間事以少改常耳一則就為人所棄一則就為天所樂此則人其可少有污穢而汙罪於天人哉

天下之言性也一章

孟子見人之小智者多務穿鑿其原在不識性故此章首言性之自明次言人當順其自明末言順其自明之不能也晦庵子鮮故字作已然之迹時文止依他說看來已然之迹是泯末條治潛之故說起潛固有已然之迹者若次條之治水水亦有已然之迹乎愚意故字辯云故物即原舊之本體

也天下之言性者演說故物本體上論這故物之本體只是箇順利若操以人為的私智便是迷了傾不是本體而不可言性矣○利是順比對逆者順者自然而皆逆者穿鑿而然晦處以利為善對惡者恐非此處之本旨蓋聖賢說話各有所為此處為智者而業是說性之本利而不鑿也不是辨性之本善而無惡○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故者莫不以利為本也水之流動就下處是自然而順利節其性之本體也星辰之運行有常處是自然而順利亦其性之本體也順利是天機吾人能順天機則造化在我永可治而日至亦可得故者以利為本小智者之穿鑿便是不利便失了故之本體而可惡天智者行所無事便是順利便得了故之本體而為

盡性之聖人○性卽是心心體原自虛明靈覺廣大無邊則
千古而一息與萬類而森智取神最妙乃本然之智也○爲
人以私意搀入著了一分人意便虧了一分天機本然之智
反障蔽了而其用不神高只是任其天機於心體上不着一
毫意思是以此絕無障蔽其智爲神明而治水遂成神功者
若能知禹則本然之智完完全全神明所出地應不窮而亦
可爲大智矣○問行便是有事如何謂之行所無事曰無事
者不是無所事也只看禹治水八年在外經歷九州幹了無
限的事然却是順勢而利導以事而處事者故爲行所無事
凡事若皆泮之而無心順之而無情無意而無必無固而無
私無爲而自成便是行所無事矣

智者固不可鑿且亦不必鑿也天與星辰之遠者苟順其自
然之數猶可以易而得况日用常行之近者能順其自然之
故而莫有不符者乎可見不必鑿也○故是天與星辰順行
之常度求其故者亦是行所無事也千歲之日至因其故而
逆推之則已往者可得因其故而順推之則未來者亦可得
日至者歲月日時皆為甲子日月五星皆會於子乃曆之元
也千歲只云其久更久之至於億萬歲亦是可得而致者矣
○看來天上紫微太微天市及二十八宿內萬象星辰都有
箇自然之明微亦是故也得了其故則萬事萬物的禍福吉
凶便盡了然而無不知矣說甚麼日至之定期乎康節子云
許大天時猶可測豈兒人事哉難知正此之謂也又云天向

一中分造化人在心上起經綸經綸只在心上起心體有本然之智從此上起經綸則天機所發神乎其神自有盡性至命經天緯地的大事業出來若何用穿鑿之小智哉

公行子有子之喪一節

公行子有子之喪是本身為子而喪其親進右師來就已位而與之言者是不能以禮處人已往就右師位而與之言者是不能以礼自處與言亦是叙情好非言政事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一節

孟子此時亦往弔王雖以孟子是當時所尊信者要假其辭色以為索額不進之與言又不就之與言以此致恨

孟子聞之曰一節

此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往予君命之所
在卽朝廷之所在也
故云朝廷○孟子不與王驩言本是遠小人之意乃曰哉哉
行禮是把朝廷來壓倒他題目何等太正與孔子把天來壓
倒王孫賈媚嚮之說一然旣不以柔辭取辱又不以剛辭取
禍宛然孔氏家法哉

君子所以異於人一節

此君子是位聖之君子能如聖人之為法便異乎天下之人
能如聖人之可傳便異乎後世之人存心不是存這心是其
存於心者也舊說認作存養之存殊不知人人都有所以存
心者但人以不仁存心君子則以仁而存於仁人以無禮存
心君子則以禮而存於心此其所以異乎人也

仁者愛人一節

自仁者愛人至三自反處都是說君子以仁禮存心仁主於愛故愛人禮主於敬故敬人人恒愛之人恒敬之恒者理之常君子雖不責人之報然却有報之之理此意不重只歸重三自反處以三自反為重者處順易而處逆難難時存心如

此易時可知矣

有人於此三節

人待我以橫逆是不愛敬我也我必不仁我必無禮此煞有工夫愛人敬人者蓋有加矣

忠不出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愛不盡其心即是忠也我必不忠此尤有工夫愛人敬人者益盡其心矣

橫逆之人與禽獸奚擇於禽獸又何難者哉但盡心以愛敬之而不校其不我答如禽獸亦肯以養之而絕不望其報也如此則不為他所苦而無此患難矣○陽明子曰三自反後此妄人為禽獸此處覺得未精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于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也滿世界皆藥物山河大地盡是黃金可以之為禽獸乎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一節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步的工夫仁者愛人至我必不忠使我有終身之憂有反而忠至又何難焉便是無一朝之患○舜人也我亦人也就心性說鮮為法於天下是其仁禮可法而為天下之一人

可傳於後世是其仁禮可傳而為後世之一人然聖人亦多
在如何只說舜蓋舜之所處最難父母頑嚚弟又驕傲舜克
諧之而至於感化其仁禮尤有可想者虞之要如舜是必如
舜之仁禮亦為法於天下亦可傳於後世斯已矣○大要繳
云者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君子之存心如此此其所以異
於人哉○舊說三自反者不若不校之為愈却不知自反之
學謹嚴而切實正學者所當用的工夫若未到庶乎地位而
以不校為高則恐無備省之實而反陷於苟且相墮之域
矣○問孔子云君子有終身之樂此乃云者終身之憂何也
曰憂者即憂其無此樂也樂者即樂其無此憂也其實一而
已矣不有終身之憂何以有終身之樂哉

禹稷當平世二節

此二節叙禹稷顏子之事正意在下文見之是更斷其道之
同○禹稷曰當平世危其時可為也顏子曰當亂世其時不可為也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道者事理之當於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存在此事便為此事
之理在彼事又為彼事之理若不同者然此事之理也彼
事之理亦理也其為理一也雖之其辛苦職不同其為味一
也青黃赤白不同其為色一也禹稷之救民顏子之脩己事
雖不同其理則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一節

此節是推明同道之意禹稷顏子事不同而謂之同道者以

其所過之時所處之地不同耳禹稷時在任天下之憂是
為過門不入之憂顏子時在不任責之地是以為箴箴防養
之樂曰時而制宜隨事而順理故謂之同道也○二由字不
與猶字同禹有治水之任思天下之溺由我之未能治水也
稷有稼穡之任思天下之饑由成之未教稼穡也若顏子則
無禹稷之任而天下之亂非由於我矣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譬有米只是一個心禹稷由己之憂視
天地萬物一體也顏子克己之樂亦視天地萬物一體也此
時便以此一体者無擇於事業處時便以此一体者卷懷於
胸中其心同故其易地皆可為也若不論到心處則亦安能

必顏子之可為禹稷耶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二節

上文已盡了正意此二節是譬喻之詞○同室是親者理當去救禹稷任救民之責則視天下之人即同室之人也視天下之難即同室之鬪也過門而不入即被懸纆對而救之

御隣是疎者理不當救顏子未任救民之責則視天下之人即御隣之人也視天下之難即御隣之鬪也墮巷而居可以閉戶而不救者矣○問顏子以御隣待天下便又不是天地萬物一体了烏在其為禹稷之同道曰天地萬物一体者理也天下至於御隣者分也理雖一而分則殊此顏子所以稱禹稷同道也不然則暴突不游燕者亦禹稷哉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二節

五不孝從輕說到重然諱諱於不顧父母之養者章子暴不
養父的當時國人想必以此譏他不孝却不知章子為父所
逐是欲養而不得者非若世俗之不能得養而不顧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章子為父所逐而不得養者以其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父
母有過只當幾諫責善者必有峻辭厲色矣此豈可加父之恥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朋友不合便去得故責善是朋友之道父子不合去不得故
不可責善章子以朋友之道處父子之間失其倫矣故至於
賊恩陽明子曰相親而善乃朋友之道相下則受益相上則

損絕責善便忘已而逐人便有秋勝於彼之意孟子云責善朋友之道特為章子子父責善云耳蓋云責善在朋友猶可用若父子兄弟間絕不可用非專欲朋友以責善為道也故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夫章子豈不欲一節

章子出妻屏子終身不卷者以已為父所逐而不得養父故不受妻子之養而出之屏之也其設心是責罰於已亦是要感動其父事雖不當理而志却亦可憐矣○是則章子已矣者以責善之故而得罪於父以得罪之故而保責乎已章子之為人只此而已豈有他大不孝之事耶○孟子不絕章子亦是要成就他上心裏有些不安處正是一點的良知從

此知開導他起來便有可成就之理人人都具此良知多因於無所啟之者聖賢以此不輕絕人○章子之母亦嘗得罪於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槽之下秦攻齊上王使章子為將勅之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曰臣非不能更葬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命而歿不得父命而更葬毋是欺歿父也臣不敢大破秦軍王又使章子將兵伐燕大勝燕而還夫歿父且不欺父生之日可知矣燕秦之連捷顯君之績亦偉矣章子其孝子哉忠臣哉

曾子居武城一節

此條是叙曾子去難之事○無箇人于我室二句室與木不平木卽環其室者重在室上此是與典守的人說且示以將

反之意也蓋此室是我設教者歛來恐有人寓此須加防護
莫使人寓之而毀傷其薪木庶乎我反來時有教子弟之所
矣○待先生四句是私下如此謙沈猶行舉昔日在他家事
為今日在武城之例者他家是弟子武城亦是弟子也在他
家既不與難而在武城又可與乎

子思居於衛一節

此條是叙子思不去之事○如做去二句示人以不去之意
也雖未及便歿却存歿守之志矣○子思於衛矯國事之非
是歆其君之守也務疆土之保是歆君之自守也薦干城之
材是歆君之將守也况歆之既至又忍自去而不守乎

孟子曰曾子子思一節

曾子子思事不同而道同卽前禹稷顓子同道之說總是一理而已矣父兄字根師字米既是師分便尊了故云父兄微字根臣字米既是臣分便卑了故云微惟其父兄也則父兄無死子弟之理此曾子之去所以為理之當然也惟其微也則微者有死君上之理此子思之不去所以為理之當然也理同矣非同道而何哉

儲子曰王使人問一章

聖賢固無異於人畢竟亦各有異處程子云聖賢是於大同中各有不同不能大同者亂常而拂理也不能不同者隨俗而習汚也知此則知聖賢之同異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一節

乞人或各妻那各妾蓋設言之以况富貴利達之人見蓋像妻妾也

由君子觀之節

由君子觀之此君子是具眼人義利上最分明出處上最正當富貴利達未得時也不求得時也不驕看那求富貴利達的未得便志沮氣衰隨然不勝其小者真箇只當乞丐得不得便志滿氣盛熬然不勝其大者也只當箇乞丐全不着他在眼奈何俗眼人見他榮耀便爭觀之而羨慕者嘖已此豈惟不是具眼的君子亦且不若無知的妻妾見他時便羞而訕矣○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所以求三字包得有多少醜態在彼黃金之築何施也而求以死馬之骨朱履之客何施也而求以函谷之雞土部之即何施施也而求以山

莊之犬使其妻妾見之而曰良人者犬也鷄也死馬也又下
乞人一寺矣痛哭當何如耶雖然哭之者妻妾猶妻妾也甚
則以妻妾獻人名之以已名而求常蒙記憶者妻妾且不能
保而哭之者亦無人矣嗟哉嗟哉富貴利達乃何物也而令
人喪心一至此哉○富貴利達者以之為乞人大丈夫者以
之為妾婦處士者以之為禽獸為蚯蚓激切嚴厲未有如此
者讀者當報然而汗下憤然而思悲憫然一變而至道矣不
然則何以立天地之間

禮部司務 九江 蔡復賞 閱